

“文学破圈传播与跨界发展”主题论坛是“山西文学周·晋城篇”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论坛由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主任李晓东主持,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刘醒龙、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慈欣、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铁流、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龙一、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葛水平和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6位作家围绕主题先后发言,就文学如何更好地传播、如何使更多人吸收文学精神滋养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今日本版抽取精彩观点,以飨读者。——编者

探求扩大文学影响的更多可能

——作家汇聚晋城共话“文学破圈传播与跨界发展”

张红兵 任慧文

对“文学破圈传播与跨界发展”的客观认知和清醒思考,是推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提升文学社会影响力的前提。在“文学破圈传播与跨界发展”主题论坛上,作家们畅所欲言,提出诸多富有哲思、深入浅出的观点,带来深刻启示。

守正是破圈的底线

李晓东:我们汇聚在晋城,举办这样一个顺应时代发展,顺应人民期待,顺应文学跨界传播新形式、新任务的论坛,意义非常深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宏森同志提出新时代文学的八个特征,其中第八个就是新时代文学是应该打开传播格局的文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紧扣新时代文学的特征不断践行,在跨界传播、跨界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今天的论坛就是又一个具体体现。

刘醒龙:今天论坛的题目是当下一个时髦话题。但对于文学来讲,我觉得一点都不时髦。我的作品有不少改编成电视剧,有的还曾经改编为大型舞剧。

这么多年,大家都在讨论文学和影视文学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如果文学破圈,破得不是文学了,那还要文学干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尽管我们想通过其他的艺术形式把文学传播得更广泛,但如果这种广泛传播导致文学本末倒置,那文学就结束了。

破圈的传播确实给作品和作家带来更大的知名度,但它对原著的伤害有时也是非常大的,有相当多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将文学中最关键、核心的人性的一部分消解掉了。我经常跟人家说,根据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只展现了小说的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没触及到。

因此,在传媒时代,一定不要孤芳自赏。文学做破圈动作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如何才能对文学的发展有所帮助。文学不要弄成小圈子,不能弄成只是几个人的事。真正的破圈,是让文学本身变得更强大。对文学的破圈,重在文学。即怎样用文学本身来赢得更多的受众,让更多人喜欢文学,让更多的人从文学中受益。

影视转化应成体系

刘慈欣:作为一名科幻文学作者,我只能谈谈科幻文

学的破圈。破圈,我的理解就是科幻文学把文字性的科幻小说用别的方式来表现。对于整个文学来说,可能有文学作品能走到那个圈外,有的文学作品只能留在文学的形态上。但对科幻小说来说,破圈的可能性比其他文学体裁要大一些。我先是作为一个科幻迷,然后作为一个科幻作者,深深体会到,科幻是更适合用图像表现的,文字反而显得苍白。

大家看我的那些小说,能看到一种痛苦的挣扎。拼着命要用大量的文字堆积起来,想把自己想象中的那些东西描述出来,但最后做不到。影视不一样,只用一两秒钟就把我竭尽全力要表达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完美地表达出来。所以说科幻小说是必然的。

无论是科幻文学界也好,影视界也好,最近三五年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面临困难。首先是科幻文学的原创内容不够,缺少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也缺少有影响力的作品。其次在影视方面,对科幻还是比较疏。比如《流浪地球》第二部,单拿出来并不比好莱坞的作品差,但美国科幻文学、电影一大堆,跟流水线一样不断出现,数量巨大,与其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没有建立起一个电影工业体系。得有一个体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才行。

铁流:我前些年写的几部作品也改编成了电影。报告文学《靠山》,2021年6月出版后,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我,他们对《靠山》非常有兴趣。整部作品将视角对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书写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人场面,呈现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靠山。我用了14年时间,到处走访,收集资料,包括山西,我也来过多次,前后采访了上千人。

现在,有影视公司要深度开发《靠山》。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写得很好看,其中写到老百姓推着车子、挑着担子去支援解放军,形象地表达了陈毅元帅说的那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冲破文体创作惯性

龙一:我们总是把文学作品转化成其他艺术形式,比如说电影、电视剧,当成破圈。但却忽略了我们自身。刚才有老师讲到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要谈一下。在我们的

创作过程当中、创作生涯当中,有没有过破圈的想法。对自身创作,有没有过突破自己。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换体裁。有许多非常著名的文学前辈或者批评家,主张打深井,单打一,一辈子就干一个体裁,我不赞成。写作是个很快乐的事情,无论小说、诗歌、散文,你写那个东西就像玩具,要爱不释手才行,要玩得兴高采烈才行。玩熟了,可以再换一个。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带有普遍性。我是每5年换一个体裁。为什么呢?一是这个体裁写不出新花样来了,再有一个就是另一个体裁会带来新鲜感,有挑战性。这样一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作品。

要实现破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自己走运。电视剧《潜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我认为,技术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作家是代替不了的。科学是突飞猛进的,要顺应它。科学越是发展,破圈的方法就越多。

葛水平:未来已来。由跨界想到人的选择。未来的人才需要整合能力,再也没有一个单一学科、单一知识技能让一个人一辈子都活得挺好的。世界变化太快了,要不断用现有的东西去整合、去跨界、去做“斜杠人”,不断地去寻找与世界连接的方式。还需要意义感,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更大的关系中、系统当中,找到跟这个时代共同律动的节拍。要面对现实开创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调动我们对生活的积极性。

李骏虎:中国作家协会应该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起来,着重培养青年编剧。原因是优秀的编剧太少。我们所看到能登上央视黄金频道的电视剧大都出自那几位大编剧手里。他们不一定是好作家,但他们编剧编得特别好;好作家未必能成为好编剧。由于缺少编剧,造成近些年来电视剧的同质化。

山西的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跨界的。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50年拍过一部电影,1964年又拍过一部电影,还改编成了豫剧、评剧、连环画。到了“西、李、马、胡、孙”五老更是这样,他们每人都有两套笔墨,一套能写小说,一套能搞编剧,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我们应向前辈作家学习,学习他们善于使用两套笔墨。

社会已经发生全方位的改变,作家只有跨出文学圈、进入大社会,才能真正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大作品,才能塑造出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编辑手记

立得稳方能跨得远

肖静娴

和李骏虎都强调作家技能的多样化,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写出精品。也就是说,破圈不是为了割高就低、取悦大众,跨界不是徒有其表、内容空洞,最终目的是借助各种传播方式,让更多人感受优秀文学作品的魅力、享受文学的滋养。

很多影视、舞台经典作品都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文学一直拥有广阔的疆土。我们要破的“圈”是一些文学工作者固步自封越来越窄化的圈子,是习惯于套路和定式后难以再出精品的圈子。作家要融入时代,多奉献精品,以此为基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释放出作品价值,方能使文学传播得远、影响力更广。

强军故事折射时代荣光

纷舞妖姬

很荣幸我的小说《特战荣耀》(中国友谊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获得了赵树理文学奖,这是对一位作者的最大肯定。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描写中国特种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引申出“时代”这个大主题。

人类的战争形态,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时代、外科手术式高精端打击时代。

中国的特种部队建立晚于西方国家。就拿狙击手来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军在战场上缴获了苏联SVD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并予以仿制,才在1981年有了中国第一款79式狙击步枪。由于我国没有研制狙击步枪的经历,虽然成功仿制出狙击步枪,却不知道狙击步枪必须有配套的专用狙击子弹,只是使用普通的53步枪弹,使得这款步枪实际上只能称为“高精度步枪”,而不能称为狙击步枪。

更不要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军还没有一套系统的狙击手训练教材。在训练狙击手的专注力和对光线变化的适应能力时,教官们采用了传统的老办法——把一盆掺了墨汁的水放到太阳底下,让狙击手盯着水中倒映的阳光,哪怕刺激得泪水长流,也绝不允许眨眼。这种传统方法,是能迅速提高狙击手的射击成绩,但是也会损伤狙击手的眼睛。

中国特种部队,就是在各种磕磕碰碰中一路摸索着前进,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过去,由于综合国力不够强,无法对特种部队提供全天候无死角的信息和后勤保障支持,中国特种部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执行“战术级”作战任务,而不具备执行“战略级”作战任务的能力。

我们还在大力发展大规模机械化的时候,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在全力发展信息化时,阿富汗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进入高精端打击时代。落后一个时代,这就是差距。

因此,过去我在创作军事小说时,会反复强调“中国陆军天下无敌”,刻意避开卫星通讯、GPS定位、远程导弹打击、战斗机火力支援等弱项课目,着重刻画中国特种兵百折不挠的作战意志,以及他们面对困难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敏锐头脑和创造力。

值得自豪的是,经过20年发展,中国科技、军事、经济一日千里。我们拥有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拥有了歼20,拥有了航空母舰,也拥有了“东风快递”,我们的无人机更处于世界尖端水平。中国特种部队,拥有了执行“战略级”作战任务的能力,也拥有了和世界老牌特种部队正面掰手腕的力量。

正因为我们现在足够强大,我才有了回顾弱小的勇气。《特战荣耀》中的男主角燕破岳,是一位传奇英雄,从综合能力上来说,他比我任何一部军事小说的男主角都强。他不但加入了中国在西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山地特种部队,还成为这支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始皇”教导小队成员,经历了一系列战火考验后,成为“始皇”教导小队精神与实践的双重领袖。他率领的教导小队,经历战火反复洗礼,更成为一支铁血强军。

燕破岳真的认为,他们是最强的特种部队,但是他们遇到了军事改革,中国特种部队必须引进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配合中国军工发展,打造出一支能适应高精端打击时代的强军。教导小队走到了时代的边缘,他们要么与时俱进,要么被时代淘汰。

燕破岳还很年轻,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用知识弥补自己的缺陷。但是他率领的那批老兵,有很多人只是初中毕业,有人甚至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就算拼尽全力,也很难快速跟上时代的脚步。为了保护这些部下,燕破岳逆时代发展而行,排斥那些拥有高学历的新兵,试图以个人的力量,对抗必然来临的时代变迁。

历史的车轮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燕破岳带领“始皇”小队,最终还是输给了时代。当他知道“始皇”注定被时代淘汰时,他率领“始皇”小队在特种兵大赛上绽放出最后的灿烂,留下了最后的时代印记。

在潮水般的掌声中,燕破岳主动敲响了代表放弃的铜钟。就在那一刻,曾经强极一时的“始皇”小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时代的特种部队。

想要强大,就必须破而后立。想要强大,在破而后立的同时,一定要将中国军魂一代代薪火相传,这就是我在《特战荣耀》这部小说中,想要讲述的主题。

“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创作谈⑬



老藤对“北”字情有独钟,他最近写的好几部小说都是以“北”来命名的:《北地》《北障》以及最近的这部《北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北爱》聚焦当代中国飞机制造业前沿,是一部科学与艺术珠联璧合的佳作。

小说以辽宁的飞机制造事业为背景,主人公苗青长大后立志要替父亲完成设计飞机的梦想。博士毕业后,她踏着父亲的足迹再次北上东北,经过十年的奋斗,由她领衔设计的隐形超声速飞机成功飞上蓝天。正当欢庆胜利的时刻,又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期待着她和同事去创造更大的辉煌。这是一个两代人接力追逐飞机梦的故事,真实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运演变。

作品涉及的是一个高新、尖端科技事业题材,老藤完全是以正面出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的。在阅读时,会有很多专业的知识,甚至是当前最前沿的科技知识映入眼帘。他这样做是要冒很大的艺术风险的,因为正面和直接书写科技和专业的知识,是要以牺牲文学性和可读性为代价的。作者仿佛有鱼与熊掌都要得到的信心。他也真的做到了鱼与熊掌兼得。

他采取的方式便是让科学与艺术联袂出演。在这部以高科技为题材的小说中,他加进了大量的艺术元素。首先,小说中专门设置了一个重要人物——大仙。他是一位画家,精通中外哲学,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大仙以最大的热情帮助苗青实现制造飞机的梦想。每一年,大仙都要送给苗青一幅画,这是老藤构思中的精巧一笔,他让这些画的意境都能暗喻着苗青每一年的处境、情感和遭遇。因此,每幅画的标题就成了每一章的标题,如第一章“壬辰·逆行者”,即是指王辰这一年,苗青就像一位逆行者一样毅然北上去东北追寻自己的梦想了。当苗青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她收到了大仙送给她的画,这幅画署名《逆行者》,画面是一名穿着红色风衣女子的背影,女子面对着一片白雪覆盖的山峦,天空的云朵上还有两块虚化的灰色,苗青感觉这两块灰色仿佛是飞机的身影,红色风衣女子像是要奔飞机而去。苗青便是在这幅画的激励下更坚定了去东北的决心。

因为大仙的参与,科学与艺术从此就接上了头。有时候,苗青就从大仙的绘画中获得了灵感。比如苗青的“青峰一号”方案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该怎么修改她拿不定主意,便来到大仙的画室,正在作画的大仙对她说道:“我是这幅画的作者,但画笔、画布和油彩,都不是我生产的,它们只是为我所用而已。”大仙的话一下子启发了苗青,于是她在“青峰一号”方案上走出了一条“借船出海、借梯登高”的路子来。老藤大胆地将科学与艺术打通来写,让我们感觉到科学与艺术从本质上说都遵循着同一个道,当然这样一个涉及哲学的终极话题并不是小说要表现的主题。

科学与艺术的汇合尤其体现在一群朋友的志同道合上。小说中有一个朋友群体,这是大仙特意对苗青组织起来的,他将自己的几个好友介绍给苗青,有著名航电专家白院士,有某集团董事长宋理,有从事绿色环保产业的文创。他们不定期地相聚,大家贡献出各自的智慧和思想,在交流中迸出新的火花;大家也沉浸在艺术的欣赏之中,让艺术洗涤了灵魂。这是一个汇合着科学与艺术双重效应的群体,苗青的很多难题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心灵也在这里得到抚慰,苗青执着的献身精神和仰慕高尚的情感也在这里被呵护得更加锃亮。老藤所设计的这个朋友群体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它让小说的情节变得色彩缤纷,风生水起,也让小说主题由单一性变为多重性和复杂性,让人们在阅读中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启迪。

◇小说语言的美是千姿百态的,欣赏文学不能忽视语言。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鉴赏都应该成为语言鉴赏,而是说哪怕鉴赏者的评说只字未提语言,对语言的感受也已经融化在他的评说中,是他全部评说的根据和支撑。当鉴赏者赞美或贬斥一部作品的思想时,实际上就是在赞美或贬斥作品的语言。当鉴赏者肯定或否定作家的观察和体验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肯定或否定作家表达观察和体验的语言。

◇散文书写的生活,不仅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生活,而且是作者“心灵体验”的生活。它不是生活的“全豹”,可能仅仅是生活的“一斑”,却尖锐地高度概括了生活的全部。它切入的是世界的一个“小口”,然而,从“口”入可达至“豁然开朗”的境地。没有浸透血的文字,打动不了人心;没有饱含泪的语言,感动不了读者。只有向生命深处进行勘探,从生活内里打捞出刻骨铭心的饱含汁液的生活记忆和人生经验,才为理想散文的诞生提供可能。

——李一鸣

科学与艺术珠联璧合

贺绍俊



《北爱》书影(百度图片)

一家之言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白居易《卖炭翁》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就好比在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一位卖炭翁,风雪天在街上叫卖,衣服很单薄,但盼着天气更寒冷一些,为什么?因为炭好卖一些。

《琵琶行》中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反映了哲学思辨,人和人之间相知和时间的关系,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见面却成了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没有说话,是怎么相知的呢?通过“大珠小珠落玉盘”、“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听哭了,而且是青衫湿,不是衣袖湿。

凡是好的诗,不单是情感和情愫的表达,一定有哲学的思辨。李白写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千古名句,意思是他们见不着古时的月亮,但是这个月亮曾经照过古代的人。唐朝何必要不是特别出名的诗人陈陶,他写过“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今陕西北部,是当时的塞外,人在那里已变成了白骨,而在洛阳或长安,一个人的梦里,以为他还活着,还会回来。可怜的是这“闺中人”。

但我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并不是说要把文学写成哲学。我的另外一句话是: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哲学在什么地方会停止呢?哲学力图要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论语》,还是《道德经》,都力图把世界深处的道理说明白。哲学说不清的事有哪些呢?比如人的内心、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私人、人的思考和人的灵魂,都是哲学说不清楚的。哲学说不清的这些事谁来谈?文学。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边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为它的原因隐藏得非常之深。”

哲思的诗意表达

刘震云